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

九

中華書局發行

評校
音注

續正
古文辭類纂

續編 正編
二八 四十六
元冊 元冊

姚氏正古文辭類纂爲研究古文者必備之書。坊本雖多。訛奪殊甚。是書據最近徐氏精校本。姚氏原評外。有真西山、歸震川、方望溪、劉海峯、梅伯言、曾濼生、張廉卿、吳肇甫諸先生之總評眉評。復由吳興王均卿、沈伯經兩先生勘審數遍。詳加音注圈點。附增評語。兼撰作者小傳。三易寒暑始克告成。又王氏之續古文辭類纂。上紹姚纂。切近易學。閱誦宜先。亦經王均卿、王楚香、蔣殿襄三先生詳加圈點。評注音釋。與姚纂一律。璧合珠聯。益臻美善。

新古文辭類卷十八 書類二

諸暨蔣瑞藻纂集

張廉卿與蔡純全書

前在金陵。相以譚執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后倏忽月餘日矣。寒旬短檠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于人世都无所考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嘗竊怪學問之術。若義理攷據詞章之屬。其途徑至博。其呼博為尚家。亦往。而有獨至于古文。而能者益寡。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歎處。四顧莞然。无可與語。近者李佛笙。乃頗有意于此。時相以問為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笙故天亮出于人。迺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莫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于成。

與不能成。則亦有天馬。既至而幾于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馬。且誠令其至而幾于成。馬而傳。傳焉而蒸且遠。而吾文信不敝于百世。吾身則既泯狀死矣。其取吾文而嘆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弃一世。等靡榮樂之娛。窮數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傲幸于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后。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已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傷能一切以取富貴。蒸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狀。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者。好各賦受于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秣祿。則夫孳。馬勤一世于文字之業者。无亦所者出于其性。而不能已解者與。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

无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于
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与知乎聖
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敦朕睥
睨乎塵壒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皇暇校量于我
生。以苒与身。后之羸失而為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亡
聊。輒一吐其匈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
此也。天气驟寒。惟萬。保練自忍。不宣。

張廡卿答吳至父書

春間奉到往歲除夕惠書。承以改官畿甸。將以儒者之學。澤我
民萌。敬賀敬賀。六月初旬。李佛筌太守復遞到三月晦一函。適
裕釗有悼亡之戚。先期歸里。一昔始來鄂城。息。未及報所需
姚氏評點漢書。一時未望鈔寄。請以異日可耳。來書過以文事

見推且虛。襄諮度。諄亡已。裕釗則何足以知此。雖狀既承下。問不敢不竭其愚。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為主。而詞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詞。辟之車狀。意為之御。詞為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其始在因。以氣得其氣。則意與詞往。因之而益。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詞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狀自為一事。常乘乎其機。而緼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至而莫不萌。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狀。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唯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狀。且炳而秩狀。且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右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

乎其微。以其無意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心與古人訢合于無間。朕后能漲契自朕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沈思力索為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朕與夫心凝形釋。冥合于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嗚求氣之說。為不可易也。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氣而通其喜。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為文。則一以意為主。而辭氣與法。皆從之矣。閣下以為朕乎。閣下為苦中氣弱。風誦久則氣不足。載其詞。裕釗適歲。亦政病此。往在江寧。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峰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術乎。裕釗比所過多乖舛。又迫憂患。于此事恐終亡所就。閣下才高而志遠。年盛而氣銳。它日必能紹邑中諸老盛業。用敢晉其粗。有解于文。

事者以為涓埃之裨。惟亮譽不宣。

張廡卿荅劉生書

曉堂足下。蚤春承寄示文數首。入秋又得手書。勤奉懇至。足下之用心。何其近古人也。足下諸文。所為尊君事略。最肫至可感。讀老子中一段詞甚高。闢朕入古人之室矣。前幅微覺用力太重。少自然之趣。它文識議。迥出凡岸。而亦時不免病此。夫文章之道。莫要于足健。欲為足健。而厲之以甚。則或近俗。求免于俗。而務為自朕。又或弱而不能振。古之為文者。若左丘明莊周荀卿司馬遷韓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厲而氣雄。朕无有一言一字之強拊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最為難。知其難也。而以意嘿參于二者之交。有機焉。以寓其間。此固非盡莫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道。治之久而一旦悠然自得于其心。

是則其至焉。身至之：道无它。廣獲而精。樂執諷而湛思。舍此則未有可以速化而襲取之者也。吾告子止于是矣。夫文之為事。至深博。而裕釗所及知者。止于是。其所不及知者。不敢以相告也。以足下之才。循而致之。以不券。它日必卓有所就。此乃稱心而言。非相譽之詞也。足下勿以疑而自沮。馬可也。足下文知友中多求觀者。故且欲留此。俟它日再奉還耳。唯亮。答不宣。

張廉卿答李佛笙太守書

价至奉讀手書。為之感嘆无已。及讀所示大著。則又大喜。且說不謂足下銳進。一至此也。來書謂此行誠失計。朕獲交不肖。時相從。問得李問。文章之要。指挈長度。短固亦未為失。裕釗豈敢任此。顧足下之文。乃精進若是。則洵所得多矣。文誠出于人。足以信乎。今而傳乎。若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

以易也。且所謂窮通得喪愉戚寒飢者温飽者擾：一旦莫之事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知足下故必不以一官置意中。狀即為衣食計。則亦有命焉。力所能謀：之。所不能謀。則旺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裕劉鄴時讀論語。獨潏有契于孔子。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一言。且嘗試縱觀生民之初。呂之今日。盛衰倚伏。與夫人之賢不肖。芒乎紛乎。渺不可紀極。終其興若廢。有一之非其命者邪。或乃弃其修行立名所得自為之事。奔者騁欲。一切以徼非望。卒泯：以沒身。甚且為詬于天下。后世者甚可悲也。既亮識其狀。又自少酷嗜李問文章。足以一意博精于此。而不皇恤其它。唯是年齒日長。神知日耗。恐家終无所就。時歎以為悲。近者誤得書元后傳后一篇。逆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漢人。且私計國朝為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

之方姚梅諸公。未知其孰先孰后也。雖則狂謬至是。乃復私自
疑。輒求寄足下。為我一決其然不其然邪。是吾益也。庸竊自喜
也。不然邪。卻退矣。吾滋慰焉。請必明語我。俾得一自釋焉。抑以
足下之果執勇銳。若是。使由是屏弃百為。以從事于斯。且使裕
劉駭憚畏辟。而不敢與競也。承欲來為一握手之歡。聞之喜忤
元已。書不能盡意。俟介時當極意一傾吐耳。

張廩卿答黎純全書

承兩惠手書。並賜寄拙稿。均奉到。裕釗此文。頗規撫司馬氏。而
跡未能忘。足下渠謂能突姚梅二家。私心固未敢以自信耳。梅
氏文已遵來示。簡得二十餘首。另帙寫日。註塵上。人各有所嗜。
好。必不可強同。且即一人之身。而先若后所歡喜。固往。異矣。
此固不可以為定也。柏規山房集。其得失頗如專論。狀梅氏勝

處。最在能窮盡筆執之妙。其修詞誠瘡于方姚諸公。然一意埒精于。是而氣體理寔。遂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此其所以病也。自唐以來。傳文者。惟韓退之于本末精粗表裏之數。亡所不盡。故卓為百代之宗。其它或注意于此。而時不能无脫。属于彼。固賦于天。有以限之。抑其人之致力。各有所偏。至也。文之難為工。故若是哉。曹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裕釗從事于此。三十有餘年矣。曩既苦才薄。又自少之老。懸患寒飢之擾。其慮收其日力。進尺寸如走千里。今雖欲追古人最上之竟。而從之。而齒髮日衰。精力益減。于前時。顧視前后。中心恟慄。惴思灑焉。若新寒之栗體。嘗以謂千百世之中。四海之內。有志奮厲為文辭者。不少。下者才力之不逮。其稍進者。或學不得其術。或所過足以苦之。羸詘于人者。屋其半焉。羸詘于天者。屋其

半馬學馬而不能成。成矣而不能極。其至振古以至於今。英才志士。同嗚而悲咤者。亡慮皆以此也。因論梅氏文。意有所觸。不覺覩縷至此。唯亮答不宣。

張庶卿復查翼父書

翼父足下。積年睽高。思子為勞。鄙人以宿昔性懶作書。每奉惠函。輒久稽裁。會昔歲足下適罹息戚。竟亦未及聞知。弔唁並闕。潏歎于心。秋間君來。我去。如相辟狀。為之惆悵無極。足下謂豈其中有數存者邪。亮哉。讀來書。歎：潏：使人再三諷誦而不能已。又先后承惠諸珍冊。良深感謝。承示大箸。皆秋地理。異同釋。猶讀一過。已覺甚精核。體例亦善。足徵好學深思。非世俗之所能及。頃以事當反里門。念：不得暇。俟明春來。至金陵。容更細加紬繹。唯鄙人于地理之學。鄉日不過略涉其藩。恐未能為

足下剖析幽蹟。決定朕疑。或為作一序。略道足下纂述之旨。僕尚能為役乎。足下勤劬不倦。為今世所罕覩。唯李問之術。誼理尚已。其次若攷據詞章。皆學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須為用。朕必呂其一者為主。而埒精焉。更取其一。呂為輔。斯迺為善。李者不然。人生祇此精力。祇此歲年。行歧路者不至。襄二心者亡成。孫卿之言。不易之論也。欲為古文。則程功致力之始。孰讀深思四字。足以盡之。其所資于考證者。莫要于典禮制作之原。古今治亂之蹟。更求之蒼足訓故之書。令文章兩足。遠于曷信而已。其它偏指末季。可一舉而埽除之也。且即專精攷證。亦宜務其正大。而深博者。本朝經李。呼侮極盛。朕其能闡述六經之宏旨。洞明古今之要。最勦成一書。焯然自存于天壤者。僅乃十餘家已耳。自乾嘉以來。家卷一編。人立一說。枝詞碎誼。汗牛

充棟者不可勝數。況今未几時。其書以若存而若亡。更秣數百年。誠有如歐陽氏所云。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者。獨耳目心思之力。積數十年之勤所為者。迨終歸散亡磨滅之書。是亦不可以已乎。知道者必亡惑乎此。裕釗衰老日甚。頰頰十九白矣。幸差能食。精神尚不大憊耳。小兒驚鈍。今時且專攻舉子業。其餘皆懵不曉。來書獎借之。以甚。非所以厲之也。尊外舅近晤。見不希為道意。并詢賓日。弟弟近好。久不相見。銜阻且長。為之惘然。且雖足下與渠等想亦不能長合。并也。復詢近佳。惟亮譽不宣。裕釗白。

張廉卿與張煦堂大令書

前數日閱邸鈔。知以被議左遷。為之惋愕。亡已。不謂足下事遂乖舛至此也。人生所遇。適塞固不可以常理論。或材行志節出

于人。而困厄沈淪。不得行其志。或錄：无所短長。比肩尊官。顯秩。賢人君子。府首嗟氣。祭佗不敢出一語。其不肖之徒。庸虛。菟璪之醜類。乘機旨進。舉生倖心。人自期以方面公輔。芒不復。有閹域制限。于是乃躅弃廉恥。相犇于邪徑幽竇。以死并入。以求得之。雖狀其遂。以是顛躓。身敗而名裂者。亦不可勝數也。且所謂一意自守。不肖少貶。以阿世俗。而卒踳通。愚者抑豈獨无其人邪。屈信存亡之際。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為也。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天故不可得而知也。且嘗試獨居。妄度自天地。剖判之。今且千萬歲。天亦稍衰。且老矣。固時不免矇瞶。替亂。其所處是非。臧不以施。恣憎賞罰。亦豈信能盡其理邪。夫天處高。而人錯居其下。而權命一縣寄焉。又時不免昏亂。錯逆。則夫人之所謂窮通得失。廢興者。辟猶深夜。瞑目繫手。以走曠閭之虛。

夷險一惟所直焉。斯已耳。其又孰從而意之邪。足下質直勁正。出于天亮。又達于當世之務。宜在巖位。故澤于當世者也。其至是命也。然使命不終。不復進而上。一反手聞耳。亦莫知其為之者也。正己以俟之而已矣。羅少邨都轉常晤見。不憚。未及作書。請以此眎之。使聞狂言。取一笑為快。不足令它人見也。

吳執父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伯衡足下。辱示與王篠池書。文氣疏暢。知足下留心于古人之文者深也。前坐上論文。咸推海峰。而左袒望溪才弱之說。某竊心疑也。而未敢有所枝梧。歸挑燈重展方劉二集。伏而讀之。竊意足下之咸推海峰者。才耳。弟海峰洵以才鳴矣。望溪亦何嘗无才也。夫文章以氣為主。才由氣見者也。而要必繇其李之淺。以覘其才之厚薄。學邃者其氣之深靜。使人厭飲之久。如

與中正有德者處。故其文常醇以厚。而李掩才。李之未至。則其
氣則稍自矜。縱。驟。而見之。即如珍羞好色。羅列目前。故其文常
闕以肆。而才掩李。若昌黎所云先醇后肆者。蓋謂既醇之后。即
縱所欲言。皆不失其為醇耳。非謂先能醇厚。而后始求闕肆也。
今必以闕肆為宗。而謂醇厚之文。為才之不澹。抑亦過矣。夫才
由氣見者也。今之所謂才。非古之所謂才也。好馳騁之謂才。今
之所謂氣。非古之所謂氣也。能從衡之謂氣。以其能從衡。好馳
騁者。求之古人所為醇厚之文。无當也。即求之古人所為闕肆
者。亦无當也。狀而資力所進于闕肆之文。尚可一二幾其彷彿。
至醇厚則非極澁遠之功。必不可到。狀則望溪與海峯。斷可識
已。大氏望溪之文。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于
經者尤深。故氣均一出于經。海峯之文。亦貫串乎六經。子史百

家傳記之書。而得力于史者尤深。故氣均一出于史。方之古作者。于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而海峰近戰國策。于西漢則望溪近董江都。而海峰近賈長沙。于八家則望溪近歐曾。而海峰近東坡。就二子而上下之。則望溪西漢之遺。而海峰宋人之流亞也。夫文章之術。絢爛之后。歸于老確。望溪老確矣。海峰猶絢爛也。意望溪初必能為海峰之閎肆。其后李滄進才愈老。而氣滄厚。遂成為望溪之文。海峰亦欲為望溪之醇厚。狀其李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氣。不如望溪之能斂。故遂成為海峰之文。某所得于望溪海峰之文者如此。以足下留心于古人之文也。故敘而陳之。倘有所商論。更辱教焉。幸甚。某再拜。

吳摯父與朱肯夫書

肯夫足下。昨伯衡自尊寓回。携二冊。具道棟山師介足下索文。

甚慚。惡誼不獲辭。勉應之。乞加改正。為荷。顧亭林嘗謂使昌黎
但有原道。諍臣論佛骨表。淮西碑數篇。盡去。平日談墓之文。豈
不誠山斗乎。狀則古之立言者。猷不工。為訓應文字。况不能文
者乎。歸熙父有明。一太宗。徒以訓應文多。致后人訾議。有以也。
趙君文甚佳。但謂傳史職不宜為者。非是。文士但不當為達官
立傳耳。若表歆幽隱。自託于稗官。塾史者流。與國史故不相涉。
政儒者分內事。何不可之有。烈嬭事趙文已詳。遂就加竄易。而
為之傳。馬氏以牽連得書。止題蔡烈嬭。亦可。子女附載。从畧可
也。彭孝女事不足傳。為文者甚多。吳大澂文頗有法。儻不再作。
懼无復命。乃題數言于冊。唐宋文家紀節烈事。嬭少。吾鄉方侍
郎靈皋。謂程朱后嬭女。始知守節。是不狀。近世士大夫皆不知
有節。誼程朱遺澤。就湮久矣。更何論于嬭人女子哉。古人簡質。

不人：託于文章以傳。今人則生平了不异人。但能交接文士。使求為文以託不朽。此亦末俗浮薄之一端也。如彭孝女者。以得文繫。以是推之。古之貞女節嬪。能為孝誼之行。而泯沒不傳者。蓋不可勝道矣。二册不知孰彭孰蔡。弟又不能書。故祇假二葉呈上。倘須自書。足下代書可也。一二日即來相見。廟布所聞如此。非足下无以發弟之狂言。

吳擘父答方存之書

久不作書。正深馳系。頃奉來教。如獲瞻依。執事宦成。歸里。提唱宗風。后進叩流。輻湊并進。吾縣故老。餘均賴以不絕。甚盛事也。承示姚仲寔。未節兄弟。某在里蚤。以望而畏之。懷寧劉仲儀。及阮心如。高仲奎。鄧繩侯。管生諸公。皆葺時未聞。足見好士高誼。某才拙。夸淺。少不自力。今再：將老。百亡一成。方當為一官。趨

走塵土。師友在望。无可質明。展省來示。益自皇悚。乃請所傳數
子。得名師。如不佞者。道之。必望有成。此豈正言。若反。譏某之
不學。而好為人師。邪。寔則自知。謗劣。凡遇英雋。皆不敢妄自抗
顏。前時。馬通伯。頗施厚禮。某則遜謝不敏。為先容于張廉卿。是
其明徵。師衛廢久矣。謬者乃執退之師說。為例。甚或一見其人。
便欲羅之北面。又或執涂人而為生徒。私心常引為炯戒。不輕
師人。亦不敢為人師。來示奈何。惻笑。若是。往年好高論。放言自
台。從南旋。郢人之質。已傷。往。端居守口。无處發揮。廉卿隔在
數百里。与千里同耳。王晉卿。特攻漢李。多所發明。惜其兼領志
局。每歲聚處。不能半載。庶卿文集出世。過早。亦疑存者。過濫。未
耘志在經濟。于文事。固有所不暇。海內人物。渺然似世運之息
也。昨聞朝廷。訪求人才。凡經大臣論荐者。皆開列姓名。付外查

詢而執事與趙惠父皆與其中。或者當為馮婦乎。

吳摯父答張廉卿書

鄭武邑自保定回接讀手示于鄙論易傳意殊不以為然。而詞最婉妙。不肯輕疑古書。洵吾徒藥石也。妄論亦不敢渠自是。特心有疑滯。不欲自秘于執事。一決是非。耳。易傳即非孔子之書。亦豈宜輕詆哉。前書謂班氏始傳為傳。今思之亦殊未狀。太史談受易揚何而拳。欲正易傳意所欲正者。不獨今繫詞也。蓋必并彖象文言而皆名之為傳矣。特傳為大名。而彖象文言等為分名。不似右儒所稱彖傳象傳云。耳。班氏執文志傳此十篇出自孔氏而不直繫之孔子。則立文固自矜督也。近作李相夫人壽文。思窘詞蹇。才力日退。以北面事我公久矣。雖不足教。亦不可不請業。故彙呈。必望斧削。以開示茆塞。鄙意以為壽屏

之作。不重文而重字。賀客過屏。讀其全文者甚少。但見字佳。則以為善。不歎今之壽文狀也。凡前代碑記志銘遺留今日者。亦皆字工而文劣。欲求執事降屈椽筆。為我書此壽文。則文劣正自无妨。不意李氏子孫。不奉為傳家至瑤也。此事在弟如晉文之名天王。在執事則如夷王之迎觀者。極知用意之謬妄。而同人皆賞為妙策。倘邀折節之惠。即請府喏所請。如斥其誕妄。則不敢強也。來示謂所聞之事。不可形之筆墨。此乃必无之理。豈似王敦密疏。畏人見邪。往來信使。料无王允之其人。又何諱匿之有。若云筆述不如面言。則請自踐金喏。即于此月枉臨。藉抒積思。尤為至望。若又首鼠兩端。則吾且柰之何哉。不具。

吳摯父與姚仲寔書

在津盤桓數日。深敬深敬。大著恩。讀竟所附記者。大底得于

所聞。非有心得相益。文事利病。亦有不必要人言。徐乃自知者。从
此不解。所詩必曰。晉桐城諸老。氣清體聚。海內所宗。獨雄奇瑰
瑋之竟尚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為
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
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
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于史
記之譎怪。益文氣之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詞句之廉勁。
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為開宗之一祖。所謂
有所變而后大者也。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
以奇勝。經則以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攷證之該博。皆于文
體有妨。故善為文者。尤眷于此。退之自言。執聖之權。其言道止
原性原道等三篇而已。歐陽辨易論詩諸篇。不為絕盛之作。其

它可知。至于常理凡語涉筆即至者。用功深則不距自遠。无足議也。

吳摯父答章觀瀛書

前接惠書。獎飾過當。而意思肫懇。使讀者不知所以為報。某老荒寡學。辱命以文事見推。非所敢任也。至述及賢尊靖港之役。又有不可以不文辭謝者。承眎左文襄公李方伯元度二文。以二公皆親見其事。所言必翔寔。某讀之亦尚有未盡當者。文襄時。欲與文正爭名。李方伯之于文正。蓋不能无稍宿憾。文襄之言曰。靖港守虛寨之賊非多。此妄也。意殆謂文正短于將兵耳。當是時。賊大舉犯湖南。以靖港為巢穴。支部分竄湘鄉湘潭。謀夾攻長沙。使靖港為虛寨。无多人。則賊為亡謀。主帥親帥師出全力以爭賊虛寨。則文正為亡謀。此皆必不狀之事也。且時

役也。水剋敗于風。固不論賊衆寡也。文襄又曰。公即死。謂蕩平東南。无望于繼起乎。是則狀矣。凡功名之成。不存乎時。規撫之廣狹。存乎量。流風漸被之遠近。則存乎季。天祚咸清。賊雖劇。必滅。過當其會。功固必成。乃若兼包羣才。遐邇慕賴。簡拔貽餉。逮及后。世量足容之。李足師之。寒乎。邈乎。散文正。吾誰適。歸乎。此殆難。概望之。繼起矣。凡此皆文襄之言之未當者也。李方伯之言曰。文正既免。歎不食。移居妙高峰。再州遺令。將自裁。會湘潭告捷。迺嘆曰。死生蓋有命哉。此決非事寔。文正公生平趣舍。一不以利鈍。順逆。攬心。其治軍。一不以勝負。為息喜。靖港之役。至忿焉。取決于一瞬。固烈丈夫所為。不欺其意者。業以過。掾不死。又聞湘潭捷書。則固將審己度世。不欲為匹夫之小諒矣。狀亦安有方決志自裁。驟聞一捷。渠槩狀發。嘆自慶更生者哉。吾決

知是言妄也。文正草遺疏遺令。文襄謂是既敗后在舟時事。李方伯則謂出師瀕行。以遺疏遺令相授。是未敗時作。二公皆言一事。而取材不合如此。以理測之。似文襄是。而方伯小失也。此皆于文正事未合者。其于尊公。則李方伯似為之發憤。亦傳所謂淺之乎為丈夫矣。某之事文正也。后不及親見靖港之戰。不能澆知當時。中曲折。承命撰一文。題跋是圖。且告之。臣不能久待。謹依尊旨。少報命。未識有當萬一。不伏望財幸。

吳摯父答黎純色書

夏間由蕭敬父交到忠書。蓋自往年卻還二百金之賜。以右遂闊絕書問。至今年始續古驩。喜尉何極。并承忠寄大集兩冊。敬讀一過。澆服執事于文字所入益澆。且遂集中如曾太傅別傳。及古佚鼓書序跋。則皆蚤能孰誦。今得全集。則佳篇至多。其體

執博。大動中自狀。在曾門中。以能自樹一幟。非廉卿所能掩蔽。某九服餘編內外。以為尊著極盛之詣。非它家所有。曾張深于文事。而耳目不逮。郭薛長于議論。經涉殊域矣。而頗稌公牘筆記體裁。无竺疋可誦之作。餘子紛。愈不足數。此數百年不朽之大業也。其內外二編中。大率皆寓意高文。擇言疋馴。足以輔餘編而行遠。有文如此。即功名不著。亦不為虛生。況如我公樹立磊。足以振蕩區宇者乎。欽服无似。垂詢某近作。闊別廿餘年。風塵擾。歲月渠逝。終年不作一文。偶有所作。自知其陋。輒弃稿。不復存录。以此絕无可呈請大教者。近十年來。自揣不能為文。乃遁而說經。成書易二種。說書用近世漢李家體製。攷求訓詁。一以史記為主。史記所无。則郢書燕說。不肯蹈襲。段孫一言半誼。當其得意。亦頗足自娛。不知其為介疋蟲魚之彘也。

廉卿見而善之。名之曰尚書故。其說易則用宋元人說經體。亦以訓詁文字為主。其私立異說尤多。蓋自漢至今。无所不采。而亦无所不埽。此書成于廉卿別后。未嘗眎人。人亦恐不為狀也。此皆經生結習。不足上告知己。所以曉者。要令故人知我。无志于文。乃別出它塗。且自溷耳。前年所印尚書。寫本中有脫誤。僣購日本帑。如印古佚叢書者。續行上石。改為大冊。狀后奉呈。茲承函索。謹將先所印者。檢塵十冊。欲用日本紙續印。當須旬事定后。再徐議之。天下多事。吾輩沾于此。真乾坤腐儒也。執事志在匡時。今大局至此。能无浩嘆。狀使蚤如尊。疏練戰船百艘。修築鐵路。亦安有此變。倭人堅苦卓絕。十餘年日進无量。我乃漫不經心。朝野皆用夷變。曷為恥。一旦衅生。又茫然不知。彼已。惟以戰為美名。曾不思戰敗之后。何以自處。豈惟如太史。

所譏慮患不深。殆必昏天下為夷而後快。古所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是類邪。某退伏少墊。理亂不知。至宗周將隕。則聲亦无暇。邛緯是重可嘆也。庶卿身右。聞賴大力經紀。并以墓文自任。風誼可佩。某自夏入秋。久病不痊。尊書到右。數月不能裁復。職此之繇。九月以後。始乃良已。

吳摯父答嚴幼陵書一

前接惠書。文苑至高。不鄙。并不佞。引與良言。反復誦嘆。窮于置對。因此久稽。裁答。抑執事之微愾。何其深遠。而沈鬱也。時局日益壞爛。官于朝者。以趨蹠應對。善候伺。能晉取。軟媚適時。為賢持清議者。則肆口妄詆。謀或刺取。外國新聞。不參彼己。審強弱。居下訕上。以釣。嗚。竊。形。執。視。天下之亡。僅若一餅。盆之成。若毀。泊然无與于其心。其賢者。或讀儒家言。稍解事理。而苦殊方絕。

域之言語文字。无从通曉。或習邊事。采異俗。能言外國奇怪利害。而于吾土載籍舊聞。先聖大經大法。下逮九流之書。百家之異說。瞑目而未嘗一視。塞耳而了不聞。是二者蓋皆今通弊。獨執事博涉兼能。文章學問。奄有東西數萬里之長。予云筆札之功。充國四夸之季。美具難并。鍾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儔。竊以為國家長此。因循不用賢則已耳。如翻朕求賢而登進之。舍執事其將誰屬。朕則執事。后日之事業。正未可預限其終極。即執事之自待。不得不厚。一時之交疏。用寡。不足蒼帶于懷。而屈實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傷心之事。舉不得援。以自徵。尚望俛內芻蕘。珍重自恣。以副見慕之徒之所叩期。幸甚。事甚尊。譯天演論。計以脫蒙。所亦外國格致家。諳乎天演。則鄧治終成。赫昏黎。又謂不諱治功。則人道不立。此其資益于自

強之治者。誠溪誠遂。某以淺陋之識。妄有論獻。亦緣中國士人。未易渠與溪語。故欲呂外國農桑之書。徧示人。此亦迂謬之妄見也。尊意擬譯穆勒氏之書。尤欲先睹為快。獻書傳官。此自古法。奈何欲易之。惟鑑誓不宣。

吳摯父答嚴幼陵書二

呂臨城來得惠書。并大著天演論。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為喻。比經手彙副本秘之枕中。益自中土謠譯西書以來。无此鴻製。匪直天演之季。在中國為初。豈鴻濛亦緣自來譯手。无似此高文雄筆也。欽佩何極。抑執事之譯此書。益傷吾土之不競。思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遂无以自存。而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為主文譎諫之資。而已。必繩以古人之法。固執事之所不樂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旨。

顧蒙意尚有不能盡无私疑者。以謂執事若自為一書。則可繼
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為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
元書所傳西方者為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
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晉宋名流所譯佛書。與中儒著述。巵分
體製。似為入式。此在大著。雖為小節。又以見之例言。狀究不若
純用元書之為尤美。區。謬見。敢貢所妄測者。以質高明。其它
則皆傾心說服。蒙亡間狀也。惠書詞誼深愷。有合于小疋。怨誅
之旨。以執事兼綜中西二李。而不獲大展才用。而諸部妄校尉
皆取封戾。此最古今不平之事。此豈亦天演李中之所謂天行
者乎。狀則執事故自有其所謂人治者在也。大著恐无副本。臨
城前約。敝處讀數。必以轉寄。今臨城无使來。遞中往。有遺失。
不敢率尔。今仍命小輩呈交。并希告之。臨城為荷。近有新著。

仍願惠讀肅頌道履不宣。

吳摯父代陳伯子谷邱達書

伯子不肖。虧損名字。孤負國恩。越竟待罪。忽復四載。南望正隴。神魂飛越。信至勤宣。令德敦誘。備至狀猷。有未達鄙心者。請略陳固陋。伯之昔仕故齊。遭逢未祚。刀教用事。梅苒驕橫。每思見圖。羣小卒與禍會。主上偉略。應運仗義。荆雍遠動。使問託以心。督私念。逢時過主。自古為難。弃昏就明。達人所尚。不敢抱咫尺之誼。徇拘學之見。遂乃委身歸命。倒屣迎師。于斯時也。大藩千里。弃之若遺。志子在都。不敢有戀。士為知己者用。雖絕吭斷脰。披肝瀝膽。且將不惜。尚何臺榭之足顧。妻妾之足云乎。義旂東指。進逼秣陵。猥蒙聖恩。授昇勅任。壁荊門。薄西明。提偏勅。對勁敵。委質伊始。奮欲圖功。每遇降人。呼問台事。卒使危城存壁。朝

士膝袒。伯之不才。不敢貪天為功。若以自結于明主。亦云幾矣。大梁革命。還鎮本州。方思招拊豪雋。為國捍城。孰寤蛾眉過疾。明珠遭嗔。樊沔舊人以新降進讒。台省文吏以功伐見妒。謂懷反側。頗涉猜防。遺尺寸之勞。錄丘山之過。別駕鄧繕。績効卓著。長流參劾。朱龍符。驍勇冠時。并皆久贊賓僚。潑資忠益。迭被台勅。勒使罷遣。男兒立功。立事。開藩析土。亦願府芘。羣下快意。自娛。今乃搖手舉足。輒蒙檢制。與吏民語。何以為顏。此則有死而已。誰能屈身。汙行。以事左右。勳戚之臣。回面腆腮。以對刀筆。舞文之吏。乎婁披情。素未蒙矜許。會鄭伯倫。程元冲等。默探上旨。曲求親婚。倖功邀利。乘險迫人。或起兵見拒。或突入相攻。倉卒驚擾。罔知所措。而征南之勅。已達柴桑。議者不察。見謂謀反。有嵩伯之難。甚不肖。亦頗識可不之執矣。當夫襄漢始起。鄧嘗

未降弱息方整援師本鎮尚多見力搃咽喉之形成犄角之執
韓白復起不能為謀遠乎台城被攻精甲尚有七萬列朱雀之
陳麾白虎之幡兩敵重輕視吾左右不以此時希圖至計天下
已定乃欲舉一州之衆抗天子之威此乃淮陰所為銜冤于兒
女絳侯所以被屈于獄吏也烏乎希範子謂伯子顧出此哉夫
人不能蚤自託于君案及乎罪至即束身旣刑卽藥明志亦復
何難顧念主恩莫訓壯志未就雉經滴瀆之中膏血鈇質之上
天下后世且曰陳伯之反復小人背叛嬰誅則辱在百世死不
瞑目且使興朝有殺僂功臣之名烈士有人自危之意甚非
所以重朝廷而忠陛下也夫射鈎斬袪明主尚不曰為疑豈以
大梁受命駕馭羣雄不推赤心置人腹中自翦羽翼顧謂得計
慈母受譖投杼自驚孝子被撻大杖則走用足度江北竄晉道

天威。冀他日或乘於宥。更賜收录耳。雖潛身異國。豈嘗須臾忘
本朝哉。昔樂毅逃燕。不失見几之知。信陵居趙。寧為改節之行。
以古方今。竊慕芳躅。而執事者云。遂謂伯子屈節虜廷。絕誼
故主。丈夫一身。豈能再辱。子尚疑此。夫復何言。方今北敵尚強。
西蜀不靖。豈宜久弃壯士。以資敵國。若使聖朝追敘前勞。更俾
逋臣獲申幽憤。憐其擇木之知。矜其被讒之由。雪其逆節之誣。
鑑其逃誅之隱。行當持統朝之策。為治父之囚。歸罪闕廷。伏受
處分。至于總戎北征。弔民洛汭。則舊部未檄。堅甲猷存。伯之雖
老矣。尚能負弩前行。揚鞭深入。萬一屍裹馬車。元蹄狄人。揆之
夙心。實已无憾。重辱嘉惠。敢布腹心。伯之頓首。

新古文辭類纂卷十九 書類三

諸暨蔣瑞藻纂集

王益吾與王寔丞書

大著羅整安先生闢韓說。謂整安斥王陽明為禪學。而因知記中。取平日用功得力之禪書。與儒書相近者。闡明詮釋。于每章末。加三五語痛詆之。名曰闢禪。反為禪學。張其幟。以為深病。因推論陽明學術事功。非整庵所敢望。其書雖間禪語。不害為醇儒。反復九千言。誼精澂而詞正大。誠數百年來未發之覆也。夫整庵。李由禪入。逮其悔悟。屏弃之。斯已耳。而必舉禪李中。若者。簡淨。若者。指示緊要。若者。文法圓熟。炤應分明。津。詔。人。則固未免多事。將謂右之為儒者。皆如整安由禪入乎。李禪而右。知闢禪。是必為盜。而右能捕盜也。豈其狀乎。整片之李。以積。

漸攷驗而得。因知記排斥佛氏。就身親體。何者為言。其教人由
虛靈而歸于竺寔之意。本為儒者所取。而三論不能无疵。先生
之說。所以不可已也。尊說又謂祖整。尸以詆陽明者。莫如孫北
海。呂留良。張武承三人。武承著王學質疑。陸清獻序之于留
良。尤極推許。是非顛倒。不可不辨。愚謂朱陸二派。明代迭為勝
負。陽明遠紹陸李。其末流至于決裂猖狂。于是李者尊朱。以球
時弊。沿及國朝。二派各謂師承。鄙援培植之風。未絕。然人品邪
正。不係乎此。清獻力排王李。是其一生得力所在。見闢陽明者。
互相引重。无怪其狀。留良負時望。声气徧吳楚。當清獻名未大
顯時。容或藉以為重。而其僞敬崇。大不離鄉曲之私。門戶之見。
至若來逆案。固非所料矣。清獻之言曰。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盜。
亡于李術。良知之李。釀成寇盜之禍。先生以鍛鍊周內斥之。愚

謂明代亡于學術。清獻之言未盡。非也。而特違臯于良知。則偏而失定。東林顧高諸公。修龜山之教。朋郟大張。既延宗社。王學豈獨任其咎乎。蓋講學聚徒。則趨附者流品混雜。而浮議繇興。亡論其宗旨。若何皆足以生事而階亂。南宋淳熙以降。道李名高。舉世風靡。所讀唯四子性理之書。所言皆修齊治平之術。循是則巍科臚仕。可以立致。高中敝衣。叅布朝列。讀書作文者。目為玩物喪志。幹練材莖者。嗤為俗吏粗才。遇有異議。擠為小人。攷其所行。絕不相顧。推奸利其憤。藉以行私。萬事不理。至于亡國。其流弊固非朱陸諸子所能逆覩。而推原禍始。為之倡者。豈能无責。不謂明代數君子復蹈之。嘗以為有明三百年。文章之士。用哢筭標榜相奔走。瑣。无足道。至于臣敢諫于朝。士修術于塾。此亦天下之至美矣。而在上者。裁判言路。

不得其宜。遂使君无自主之權。臣无效忠之路。清流橫議。与朝政角爭。恩怨相尋。國家隨以傾覆。后之為人。臣于者。其毋以好名為營私之捷徑。庶几天下萬世不再見。宋明覆轍。與陽明李問經濟。本无可議。即其提倡良知。當前指點。欲人：本其固有之良。存此几希。意在拯世。而功主靜悟。則以讀書為粗跡。即所謂格物者。亦以為格去物欲。還虛明之本體。夫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束書不觀。而坐收道李之美名。此俗子所爭趨。而有心世教者所大惡也。朕則后來諸君子之辨正。亦有不得已者乎。且陽明為學。闡明心性可也。宗主象山可也。朱陸同异。何妨置之不言。而其作朱子晚年定論。必欲引朱合陸。顛到年月。以就已說。此其一念競名之私。流露于不自覺。宜乎整戶辨之。王覺參孫北海一再糾之。若李穆堂全論。輒以朱子悔悟為言。

舉所僞切寔近裏用功者。概歸之心。李推尊象山。仍不允。曲袒鄉人之失。而先生稱舉之。竊未敢以為然。夫先生所左右者。羅王二家之言也。于朱陸全异。不設成見于其間。足見先生之學之大。整安籍太和為先生同郡人。專說不少段。借銜銜之誠。甚美甚美。昔揚雄漢之文士。歷代尊尚。而東坡鄙其艱澁。固陋。整戶明之大儒。舉世推崇。而先生譏其言。儒行禪。若先生與東坡。則可謂不私其鄉者矣。其與清獻穆堂之用心。相去又不啻倍蓰也。傾服之餘。聊一推論之。大稿敬繳。順頌道履。不宣。

王益吾復閣季蓉書

奉二月朔手教。知前函已達。左右足下。恕其愚直。而復有以誘進之。感心動。佩仰无量。足下謂明代士習之壞。始自中葉。其論允矣。至謂國朝康雍以前。士習端謹。至今偏天下。皆游手浮

宕之民。由于漢李之以名相高。以利相誘。士始奔走于津要。而
蕩焉。无復廉恥。則僕不敢附和。國初承宋明誦李之餘。風氣窮
則思變。天下稍。惡虛趨寔。抑陸王而專程朱。此已為理李之
善機。乾隆以后。學者務于經籍傳注。攷訂發揮。即有宋諸君子
之書。亦復多所辨正。其寔事求是。使古籍暗而復明。微言絕而
復續。有裨李術甚巨。如江河之不廢也。聖賢之書。誼蘊弘濇。雖
經宋儒闡明。容有疏漏。亦非必一无舛誤。此固待后人補正。而
為其李者。高談誼理。以寔事求是為不足。于是各尊師說。互
相詆譏。歎居寡聞之徒。沿波逐流。遂有漢宋家李之日矣。所謂
漢李者。攷据是也。所謂宋李者。誼理是也。今足下之惡漢李者。
惡其名也。若謂讀書不當從事攷据。知非足下所冒出也。去漢
學之名。而寔之曰攷据之李。則是下无所容其惡矣。去宋李之

名而寔之曰誼理之李。則訾詆理李者。无所容其毀矣。此名之為李術累也。狀謂二家之李。无流弊。則非也。理李之弊。宋明末流。著于載記者。大略可睹。攷據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鑿。破碎者。有之。至謂其為世衛人心之憂。以理推之。决无是事。今之士習。日非矣。狀所謂奔走津要。蕩无廉恥者。豈攷據之學道之邪。彼身居津要。能通攷據之學者。誰邪。有執冒持一与。漢李書以奔走達官貴人之門也。果有之。僕与足下當心識其人。今茫乎未有聞也。謂攷據家。名相高。似矣。謂其以利相誘。則何利之有。謂今天下皆游手浮宕之民。彼為攷據學者。終日鑽研。目眇髮禿。以求沒世可稱之名。豈游手浮宕所能為功。此不待辨也。僕在江南。續刊經解。有謂不當如阮文達不收李文貞。方望溪輩著述。以為排斥宋李者。僕曉之曰。子誤矣。經李之分義。理考

據猶文之有駢散體也。文以明衡。何異乎駢散。狀自兩體既分。各有其獨勝之處。若選文而必合為一。未可謂知文派也。為誼理攷。據李者亦各有其歎至之處。若刊經。李書而必合為一。未可謂知李派也。僕倘續通志。堂經苑二書。則必取言義理諸書。而考據家皆在所弗錄矣。其人大悟。此可見彼之為說者。于李術之深。未嘗兼通而博究也。本朝糾正漢李者。姚姬傳氏最為平允。其時掎擻宋儒之風過盛。故姚氏非之以掇時也。非為名也。至其論李以義理攷。據並重。无偏而不舉之病。道咸以降。兩家議論漸平。界域漸泯。為李者各隨其才質好尚。定趨向以靳于成而已。本无所用其辨爭。孫芝房先生以粵寇之亂。歸獄漢學。大為士林矚目。良由于攷據一道。未加講求。致茲鉅失。故曾文正起而亟政之。今足下痛士習之頹靡。發憤著書。思拯其蔽。

深心大力敬佩何已。惟言漢李似不若姚曾兩君子之持平。謹
貢其愚。唯亮譽焉。僕于學問。惟務躬行。不欲以口舌相爭。私
念忝附心知。義無緘嘿。足下方以其道倡于沅澧之間。一言之
出。承李者奉為依歸。關係至重。儻不棄芻蕘而俯納之。學
術之幸也。敬請衛安。

賀松坡上吳先生書

前侍坐時言及先叔父學行。許作碑誌以光寵之。感激無似。濤
嘗以謂人苟不至自甘泯滅。與眾人伍。而有志學可傳。則無論
遇之豐。耆業之成。不亡不營。若有求。皇。若有失。時乎以憂。
時乎以喜。若此者何哉。亟欲見知于人。恐其死而已耳。叔孫豹
所稱三不朽。力能自傳者也。下此則不能自傳。而必有藉于人
以傳。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施于後世。濤妄以謂此自明著述之意耳。孔子以前仁聖賢人。待孔子而章。其後者將待我而顯。故曰孔子卒後五百年。小子何敢讓焉。今觀其書。哀一經以為儒。任氣以為俠。親卑污以為賤業。苟有所執以成其名。無不掇而登之。豈獨廣異聞哉。彼既翹然負异于眾。類皆有過人之才。獨至之學。惡得聽其昧沒。使與庸菑委瑣之徒。同食息死生於天地而不為之區別也。東漢以後。碑志之文興。作者代有。退之永叔介甫。尤喜為之。所與游處。悉著于篇。而於負奇抱異。蹇蹇于時者。言之尤痛。夫志欲有為于時。不得而困頓以死。既死而名又將泯焉。誠足悲矣。然不遇命也。死而不能傳。亦命也。命之所厄。人亡如何。而仁人君子。乃取幽抑之冤。悲懣懣恨而亡。可告語者。為之激揚而發舒之。此固死者所稱快于九京。而奇特之士讀之。而流涕者也。嘗子

固謂誌銘近史。濤謂遠史。后史皆修於異代。搜輯為難。當時國史又拘於品位。不能濫載。銘誌則戚故朋好。皆得備述。故誼與史近。而發幽章散之功。則過之。國朝史館體例尤嚴。非賜諡不立傳。非官一品及死事。又不得賜諡。乾隆之末。勅立儒林一門。碩學經師。燦列簡冊。例稍寬矣。而瑰材偉抱。不以著述見者。終不得幸廁其間。先叔父有志斯世。困不尋施。居恆抑鬱。責志以沒。而述造缺如。恐遂堙滅。先生奉行文章。海內宗仰。叔父于先生為部民。又以文字見知。相從最久。喪求善行。使人知勸。守土之責。敘次生平。示其子孫。故舊之誼。先生皆不忍辭。至于樂道人善。以司馬韓歐之心為心。則又有不待請而樂為者。謹撰事狀。登諸記室。以備采擇。先生于濤家後進。口虛手植。亦之以進。叔父固後進。奉以為歸者也。既沒。猶蒙褒寵。將不獨長逝者銜。

感亡窮。凡推尊未父而為先生所甄錄者。其孰不且感且奮。莫
坳。青。云。之。士。而。藉。以。顯。邪。抑。又。有。進。者。叔。父。以。振。灾。故。眾。聲。大
和。磨。石。紀。德。今。得。附。大。賢。之。書。乃。與。情。所。企。望。不。獨。貺。我。賀。氏
也。其。孤。之。感。激。涕。零。益。又。不。足。言。矣。

賀松坡答宗端甫書

辱書以文事相質。以謂多讀書。曉世務。則理富。理富則文有質。
幹而誼法自從。不必斤斤以學文為事。子之言誠當矣。雖名能
文者。不能外子所言矣。雖然。以濤所聞。文之能事。猶有未盡乎
此者。歆唇慶羈。曲脊跛足。枝于指而癭於項。固不良于用。不美
於觀矣。官體支骸。不失其形。所以辨臭味。嗙色而任提挈。戴負
者。舉肖所職。以呈其材。則凡名為人者。皆然也。然而閱隘。伉矣
魁。猥。舒。急。都。蓄。之。相。去。而。相。反。倍。蓰。十。百。迺。至。不。可。計。數。泚。于

顏面不能自閉。道卒然過之。而能辨者。則精神意象之為也。執子之說。目為文。誠具其形。且可適于用矣。而文之是非高下。猶未定也。古之論文者。以氣為主。桐城姚氏初為因聲求氣之說。曾文正論為文。以聲調為本。吾師張吳兩先生。亦主其說。以教人。而張先生與吳先生論文書。乃益發明之。聲者。文之精神。而氣載之以出者也。氣載聲以出。聲亦道氣以行。聲不中其竅。則亡以理吾氣。不理。則吾之意與道不適。而情之侈歛。詞之張縮。皆違所宜。而不能準。然有當于人心。質幹誼法。可力索而具也。聲不能強授而得也。冶金以為鐘。斲桐以為琴。截竹以為管。依古譜而奏之。伶人樂工。蓋可奪而能矣。至于感陰陽。動萬物。而辨治理之盛衰。則伶倫變曠之外。蓋亡幾人。以其神解。眇會亡法之可傳。不能據成跡以求之也。右之學者。將取合乎古。

必取古人之文。長吟反復。而會其節奏。其餘有得也。含而咀之。毋操毋忘。薰炎浸灌。而漸而進焉。以契乎其微。而幾于自然。后吾之氣。与古人之氣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隨其意之所。御措焉。而皆得其安。此之不能羅列。纂排。章。極。而句。仿。之。其精神意。象。豈有合哉。子且謂多讀書。曉世務。不求文。而文自工。何其言之易乎。三代之后。文莫盛。西漢。而韓退之所稱道者。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而已。賈生之洞徹。今古。朝錯之綜核。事物。董仲舒。匡衡。劉歆之通明。經術。其才。李益不下數子。其文亦且非后世所敢望。而退之獨未嘗道焉。亦卒不能与數子並。其離合深淺。出入之故。當有別之于微者。而顧可易視之。虜。子嘗有志于斯世。欲樹功名以自見。以子之學。行子之志。其庶幾矣。若舍其所志。降心而學文。則請无易眎茲事。而忽畜人之所言。

賀松坡復吳辟畫書

去秋讀惠書。承知游覽東國。欲徧交其賢士公卿。而周知其政俗術業。以廣吾學。甚感甚感。后又得所為論說數首。文詞益高。人咸謂遠游之效。濤則以為得力于古者愈深。新學方興。而吾道有賴。至為慶幸。往者時會未至。有言新學者。輒為世所詬病。今朝廷欲以外國學制育才。而取其政教之說。試士學。猶未立。而趨時之士。或走四方以求師。爭購西書。惟恐不及。民知漸開。世運可轉。此固憂時者所深喜。其憂之尤深者。乃又喜而繼之以悲。何也。朝廷既倡道天下。以新學矣。中國之書。雖未遽廢。孰必有所偏重。其修舊業者。不過如胥吏之攷故事。莫賓之讀律法。俗儒采集性理之說耳。先聖昔賢之所撰著。通人志士之所編摩。其精神意趣。多寓于文字之間。文字至深難知。以世知重。

之而好者之多也。而能之者乃僅聞世而一過。今乃以昏吏之
故事莫賓之律法俗儒之性理當之。吾恐秦漢以來知文之士
遙承迭嬗流行於數千年之間。几絕而復續者。將遂掃地以盡。
夫西國之學。今勝于古。李者皆用見行文字。數十年好古之
士。乃兼習臘丁。今則李者皆習臘丁。其好古者。乃遞上而習埃
及。而于古希臘及羅馬人所著書。尤加恣重。新學日益興。好古
日益甚。彼豈侈為淹博。眇同玩好。以供耳目之娛哉。亦以今日
所紉獲之理。或由往籍所論載。逸推窮觸而得之。故紬繹之而
不能窮其韞也。今中國之李。百不逮古。而于古人之書。反淡漠
遇之。聽其廢隊而不為之所。豈不大可悲乎。吾師逆知其將然
也。故于士狂舊習時。輒以新李啓迪後進。既知變矣。則又急起
而持之。以防中李之廢。大賢聞世之苦衷。固學者所宜深體而

亟圖者也。雖然。人之才知。至不齊也。鄉無他說之。啟所守。而能
與于斯事者。曾無幾人。今方汲。馬唯新是謀。其于舊業。雖欲
不為胥吏。莫賓俗儒所為。不可得也。閱博通敏之才。力能兼顧。
得不以文之在茲。而引為己任乎。且道無古今也。無中外也。學
馬已矣。吾學已精。而彼學之真寔。乃得而窺尋。既藉彼以擴充。
吾學而竟乎其量。彼學且因以瘡顯。不能者並營而兩失。能者
相得而益章。此吾季有功新學之尤宜特重。而非狃于故習者
比也。足下識高而才鉅。力果而志堅。尚友百世。采風異域。兼收
博儲。使出一治。固无古今中外之可言矣。文章天下公器。自今
日觀之。已為吾師家事。傳襲授受。外人不得與聞。而猶以區區
之說進者。婁蒙師訓。輒以存中學為言。自顧瘡癩。鷄與有為。朕
猶不敢自外。故私謨其說。以晉質介。非謂足下之事業。尚待他

人之敦勉也。萬里之外。以身為本。宿病良已。亦宜加慎。

孫仲容與梁卓如論墨子書

前讀大著變法平議。于中國貧弱窳敗之故。洞究元本。俾園顛
方趾之倫。昭然發其蒙蔽。微管之望。中外翹仰。深以未得奉手
承教為憾。頃奉誦惠。畢猥以前呈拙著墨詒。厚荷藻飾。有逾涯
分。信紙玩繹。尤增媿悚。讓少溺于章句之季。于世事亡所解。曩
讀墨子書。深恧其擇精銜術。操行艱苦。以佛氏等慈之旨。綜西
士通執之學。九流滙海。斯為巨派。徒以非儒之論。蒙世大詒。心
竊怖之。擊校廿年。略識指要。遂就畢本。補綴成注。然經說諸篇。
闕誼眇指。所未窺者尚多。嘗謂墨經揭舉精理。引而不發。為周
名家言之宗。竊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歐士論理家亞里大得
勒之演繹法。培根之歸納法。及佛氏之因明論者。惜今書譌缺。

不能盡得其條理。而惠施公孫龍竊其緒餘。乃流儂詭口。給遂
別成流辰。非墨子之本意也。拙著印成。后間用近譯西書。復事
審校。似有足相證明者。如經上篇云。似有以相撓。有不相撓也。
此疑即幾何原本所云兩直綫于同面行至無窮。不相離亦不
相遠。而不得相遇為平行綫。有以相撓。即不相離不相遠之意。
有不相撓。即不得相遇之意。此殆亦形學之精理矣。又如經說
上云。無久之不止。有久之不止。二語似即力學永靜永動之理。
而與奈端靜者不自動。者不自止之例。亦復冥契。又如經下
云。火不熱。似亦熱學之濫觴。蓋熱無盡訖。以直人寒暑表測之。
光熱相生。大氏不逾二百度。已足成燄。而岸日化電。諸家所能
成之熱。已有增至三四千度者。新法日孳。熱度所之。亦復亡竟。
則一星之然。不翅冰界矣。而說迺以目見火不見熱為釋。則諠

殊淺隘也。若此諸註。蓄之句。凡者匪一。因於西書所見甚少。其
示例精繇者。復苦不能盡解。媿未洞窺。又慮近于皮傳。未
敢著之于篇。以執事研綜中西。當代魁士。又夙服膺墨李。輒刺
一二奉質。覬博一快。總之經。說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註
既苦異衍。章句又復褻質。昔賢率以不可讀。實之。文山刊誤。致
力甚勤。而於此六篇。竟不著一字。博門之學。尚復如是。何論其
它。唯貴鄉先達。蘭浦特夫兩先生。始用天祿光重諸李。發擄其
悵。惜所論不多。又兩君未遘。精校之本。故不无望文生訓之失。
蓋此學。咳舉中西。郵徹曠絕。凡于九譯。乃通。空李者之罕能津
逮也。近欲博訪通人。更為墨詰補註。儻得執事。庚續陳邵兩先
生之緒論。宣究其說。呂餉李子。斯亦曠代盛業。非第不佞所為
望塵擁篲。翹盼亡已者也。承詢學約。乃前年倭議初成。晉天憤

憑之時。讓通以銜恤家居。每與同人論及時局。息問填函。輟安
有綴述。聊作豪語。以強自尉藉。大旨不出尊著說群之意。而未
能精達事理。揆之時執。萬不能行。平生正不喜虛憍之論。不意
懷抱鬱激。竟身自蹈之。及讀鴻議。乃知富强之原。在于興孝。其
事深遠。非一蹴所能幾。深悔前說之孟浪。已拉襍摧燒之矣。鄉
亦未敢以示人。不審通希李士何以得之。猥何垂詢。弥切汗顏。
此外間有勾緝。大氏芻狗已陳。屠龍亡用。不足印塵閱覽。茲勉
檢舊刻兩種。奉呈大教。瑣屑校讎。亡益時需。儻足共覆醬甑耳。
諱復生報貝元徵書

元徵仁兄。足下无恙。霜英遂祖。撫序曾喟。况乃達道。云胡不思。
昔奉第一書。會尊舅氏王先生辱過。發械共省。薄言永嘆。以為
足下資性卓絕。造德隆崇。出之淵。等輩咸伏。猶尚戢翼。天衢。

紆步塵鞅。兼抱齊衰之戚。空谷連湏。同方疋故。疇不鄉風。懷吧
乎。溯義歲。益替之盛。既皆睽逆。王先生復之官山左。于茲朝發。
屋今談昔。相與不懽。而罷以足下。遂當西邁。振策在涂。故不以
時報。諒之諒之。旋奉第二書。猥荷包蒙。存問周摯。感不可已。所
布諸書。分達如指。爪霖頃上京師。還當畀之。足下改轅河南。允
云勝祿。既近。尊外舅蔚廬先生之德光。又中原山川。純厚。益呂
自敦其蘊。比當稅息。嵩高。敦賦梁苑。一遨一觀。莫非進衛之資。
矣。然則矻頑之責。足下宜為嗣同肩之。迺反見督邪。謹齋心以
俟。今奉第三書。忠告。謹言。果如私望。朕又咎己。進止不決。有類
調變。夫事有萬端。過之者一。萬无適形。一有定理。殆過隨事。改
理以赴。形固非立乎其先者。所能鉤取。逆觀宦季。遐上去留。殆
難自由。稱心而言。无嫌參差也。嗣同神形。疏放。靡有羈束。恆妄

冀不即弃于大足。時復攻所缺略。飢渴情愔。匪异朝善。往所訓
答。尚未厭其侈心。今聞紛擾之規。恢擴弘誼。開通鄙懷。不惜降
志。自責宛曲。引喻擊訾。艾蕭中臣要害。此誠嗣同畢歲營。期
自制而不能者。獲足下毅色。呵止為之滌。衷易情。識奮勉之攸
在。敢不欽登嘉貺。不慚巨忤。特慮意久且解。違繆厥初。和緩逝
而疾復萌。電雷收而震豕泥。素絲何常。惟所染之。故忤者今茲
而慙者來日也。乃若足下自狀。愚以為降志相誘。非其本懷。何
者。足下降質純一。夙惠堅定。似與嗣同微反。而失亦因之。嗣同
失既在此。則足下之失。宜在彼矣。此對待之說也。且嗣同之失。
往。不自覺。而足下自能省。譽如此。又疏密之辨也。訊病推
原。然與不然。與夫大易觀象變動不居。四序相宣。匪用其故。天
以新為運。人以新為生。湯以日新為三省。孔以日新為盛德。川

上逝者之嘆。水哉水哉之取。惟日新故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亦日新故也。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不必其乖戾也。方其機已勃興于后。乃其情歎執滯于前。何異鴻鵠翔于萬仞。而羅者視乎藪澤。則執常處于不及矣。知勇功名。儒者弗重。不必其庠狹也。方其事之終成。即其害之始伏。何異日夜相代乎蓍。而藏舟自謂已固。則患且發于无方矣。此又皆不新故也。早歲之威強。晚歲已成衰弱。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化腐臭。衛限之以无窮。李造之以不已。庸詎有一誼之可槩。一德之可得乎。常異善豈一而已。擇之何云固執。俛仰尋思。因知固執乎此。將以更擇乎彼。不能守者固不足。以言戰不能進者。抑豈能長保不退邪。此拳服膺之願。于必待欲罷不能。而后絕。惟恐有聞之仲氏。且聞何足以臧。而君進也。聖人重言性天。非

能之而不言。殆亦言之而不能。蓋日新者行之而後見。泛狀言之。徒滋陳蹟而已。莊生者。疏人也。然其行文時。肯日新為其自言之。而旋自駁之也。嗣同之紛擾。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樂下成。不樂小成。是其所長。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則欲速。欲速則躡等。欲速躡等。則終无所得。不得已。又顧而之。它又无所得。則又它顧。且失且從。益從益失。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紛自擾。而无底止也。夫不已者。日新之本體。循序者。日新之寔用。頗思以循序自教。而以不已贈足下。不已則必不主故常。而日新矣。墨：乎株守。豈有一當哉。朕在足下。自治甚嚴。自觀甚密。覺萬一有近似于紛擾者。嗣同至愚極妄。以為乃明之未融。非守之不塙。若夫讀書忙亂。少沈潛玩索之味。此病不難醫。苟揮斥著書工文之念。霍然立瘳矣。嗣同深感不遺。

在遠之惠。又持往日執恣之足。妄欲上慕仲顏贈處之風。下規蘇李唱咏之美。遠取聖賢之所詭勉。近陳彼己之所患。竭心盡言。妄其自醜。將呂大叩。敢云淺報。加久凍新煦。品彙向甦。筋力暢固。視眊精明。興至命筆。已不能休。故曼衍余。世俗箋會。都不復效。唯時。思聞惠音。少解獸學岑寂。譚嗣同謹上。

譚復生與沈小沂書一

小沂仁兄同門足下。東都祭軌。殷勤須臾。口血未乾。陵蹀以去。夫以衢路常。之人。章裾道款。曲猶尚。嗟馬不息。况我惠子。曷止。恨。執雉始見。志同衢合。識孟嘉于廣坐。標劉尹之雲柯。十頃汪洋。已可涯涘。雖以嗣同之質朽形穢。百靡一當。歎樂與從容。文酒臧不人倫。雕龍白馬。互逞其詞。夕秀朝華。苛持其辨。意有所得。狂評墊走。于是般桓乎夕照之寺。弭節乎員松之邱。決

皆鳥飛。天窮于遠。奔素群獸。走物感乎莫氣。相謂此亦尋常。行
復見思。不日不月。斯會邈朕。遂已陳跡。可勝嘆哉。可勝嘆哉。道
出天津。地形平行。空明四鑿。託體若虛。車中倦卧。印見游絲。百
尺亭。苔。蟬。蝸。齋。漾于九天之上。謂是偶。余諦視則處。有
之。唯背日。乃得見。今年嘗莫。江南看揚華。風日俱素。正復類之。
目力故勝。靜且加明。初可十許丈。久之辨及百丈內外。平視亦
二三十丈。何時不有游絲。靜使了。余許。義及足下討論。苦乏
精采。政坐不靜耳。夫侃。之餘。曷嘗不遺物外。已攝心一粟。朕
遇所觸。歌哭從衡。歎抽之。繭。邨復成緒。當此之時。自駭鞭之不
痛。殺之无血。莫悲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既為哀感中傷。心不若
人矣。又嗣同弱。欄枝擊。身手尚便。長弄弧矢。九樂馳騁。往客河
西。嘗于隆冬朔雪。挾一騎兵。間衛疾馳。凡七晝夜。行千六百里。

岳谷阻潑。都無人蹟。載飢載渴。斧久作糜。比達。靜月狼籍。濡染
禪襪。此同輩所目。駭神戰而嗣。同殊不覺。今車行未二日。計
程才百里。筋骸駭駭。若不自勝。年未三十。積弛若此。異時儻家
有濟邪。足下英年績李。獨秀无雙時。自省神非完固。靈府噓
不得開。願持之以緩。勝之以不戰。徐出而求。爰以自輔。全縣有
貝元徵者。足下見后。必當有异。此又目不見睫。而侈論泰山。臣
死藥亦不靈者也。日來離息。結轡魂依左右。口占此書。用致綢
繆。宜發為談。未止此耳。嗟。哀哉。于役。天風海濤之哥。去矣。皇
都銅鞮秋衾之夢。務崇明惠。請自此辭。譚嗣同謹上。

譚復生報劉淞芙書二

淞芙仁兄。足下奉來教論陶靖節詩。与嗣同所見。若重規疊矩。
今更中之真。西山稱陶公。李本經術。最為特識。足下所舉區區。

諸老翁云：它若道喪向千載人：惜其情汲：魯中叟彌縫
使其醇。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皆足為證。而嗣同尤有謬解。
以謂陶公忼慨悲歌之士。非无意于世。呂沖澹目之失遠矣。
朱子據箕子荆軻諸篇。識其非冲淡人。今按其詩。不僅此也。本
不擅高原。今日復何悔。明可以毋死之故也。若不委窮達。素抱
深可惜。懷瑤而无其時也。傷己感時。哀情如訴。真可以泣鬼神。
裂金石。興亡之際。益難言之。使不幸居晉之高位。則錚：以烈
鳴矣。今其詩又覺中正和平。斯其涵致深純。經術之效也。張南
軒譏其委心之言。不知皆其不得已而託焉者也。且南軒能知
其所委為何心乎。若此若王孟章柳儲蘇。持各：成家。于匄无
涉。淺者輒曰原出于匄。真皮相之言也。嘗謂李詩宜窮經。方不
為浮詞所囿。聞者或不信之。今觀于匄公。既驗其狀矣。即有宗

儒先以性理為詩。至為才士警語。狀平心論之。唯擊壤集中。有
過于俚率者。至于朱子陳白沙于声調排偶之中。仍不乏超然
自得之致。此詣又何易几及也。同縣蔚廬辦葦雨先生。寔能
出風入雅。振前賢未隊之緒。辦葦先生足自秘惜。不欲以此皮
膚粗跡。表暴于人。故傳鈔未廣。以愚觀之。經誼湛深。柴桑后未
嘗有也。蔚廬先生傷心而言。絕无依傍。雍容真至。適肖其中之
所存。翠萼黃塵屯蒙隱見諸篇。非李窮奧域。貫澈天人。亦烏能
言之。我輩凡。雕鐫声律。殆終无以企之矣。謹檢呂呈閱。惟知
德者乃能知言。當不責其阿好。嗣同昔有妄言。右世无樂文詞。
即樂善譽者。不唯可得人品之高下。兼可卜世運之盛衰。辦葦
先生致為賞嘆。持此以觀。雨先生詩。若遺興三十章。海國八章。
匪風无王。下泉无伯。風永三復。不知涕之何从。海國猶頭遺興。

志文俱晦。在作者久官京朝。詞无泛設。狀亦斷不可自言。其不
得已之故。以意逆志。十塵得二三。遂已感人。若此。業居知風穴
居。知雨。哀思之音。發于賢者。此殆非天下之小故。夫以兩先生
之才。使不得為闕。雖鹿鳴之嗜者。時為之也。悲夫。嗣同于均語。
初亦从長吉。飛卿入手。轉而太白。又轉而昌黎。又轉而六朝。近
又欲從事玉溪。持苦不能豐腴。類皆抗而不能墜。關而不能翕。
拔起千仞。高唱入雲。瑕隙尚不易見。迨至轉調旋宮。陡狀入破。
便絃欲絕。吹竹欲裂。猝迫下隘。不能自舉其声。不得已而墮
之。則血涌筋粗。百脈騰沸。炭。无以為繼。此中得失。唯自知。最
審道之最切。今時暫輟。不為別求。所以教之者。必且有异。不狀
匪唯寡德之徵。抑亦薄福之象。尊師巨湖。山樵亦覺。散有此失。
无此失。而又不靡薄者。唐初四傑。宋初西崑。明初青丘。國初漁

洋開國隆盛之時。順氣成象。万物昭甦。塙有朕兆。不可誣也。昧者求其故不學。乃泥于一句一字之陰夷等朴。以為吉凶。嬉祥之占。其于嗟音之衛。莫當哉。由斯以談。則擊壤集之俚率。要未可全非。而旬公益侷乎遠矣。譚嗣同謹上。

譚復生報鄒岳生書

來書謹悉。每念足下愛貧甚切。竊以為過矣。人生世間。天必有以困之。以天下事困聖賢。困英雄。以衛惠文章困士人。以功名困仕宦。以貨利困高賈。以衣食困庸夫。天必欲困之。我必不為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夫不為所困。豈必舍天下事與夫道德文章。功名貨利衣食而不顧哉。亦惟盡所當為。其得失利害未足攖我之心。彊為其善。成功則天。此孟子所以告滕文也。可見事至于極。雖聖賢亦唯任之而已。况足下之事。尚未至于極。

哉。天壤間自多樂趣。安用此長戚。為邪。又如某事。嗣襄不過
隨意行之。初无成見。亦不預期。其將來如何。純任自朕。未必不
合聖人絕四之道。故遇事素无把握。惟發端則以此心有愧无
愧為衡。若某事請代思之。其有愧乎。其无愧乎。至足下所慮。是
誠不可解矣。昌黎伯夷頌曰。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天下一
人而已。蓋古人以理為斷。不聞以人言為斷。心為我之心。安能
聽轉移于毀譽哉。倘足下必欲止此事。則請深思至理之極。以
相曉。使當伏首。旺命也。

王士秋到廣州與婦書

吾自度揭嶺日遠。故國下灘乘瀧。并直冬涸。川石露列。溪流清
弱。瀧船柔脆。篙師猗拙。自平石之樂昌。乃昔遷客涕泣驚怖之
地。凡有六瀧。鄺道元所謂崖壁干空。交柯晦景者也。瀧原繇

溱入淮。漢桂陽太守周昕疏鑿巨石。始通舟楫。舊有祠祀。昕
今唯祠禱韓愈。素湍激雪。風濤凜厲。估舟驚望。嘆若天墜。狀
觀其水。執淺陝殊甚。徒極崩濺之狀。寔亡浩洶之奇。吾舟下瀧
時。觸破來舫。移岸遷貨。纖豪得濟。非有江湖稽天之浸。風濤
呼吸之危也。而衆人矜惜衣裝。懼於濡沒。重載輕發。自取碎破。
清水白石。遂受惡名。耳口相傳。自為眩惑。致使衣帶之水。與呂
梁齊險。禱求謫臣。而使君廢祀。以愈生時。猶不自濟。欲其為
福。不亦難乎。由樂昌下大舟。東之曲江。五嶺之口也。縣以曲紅
岡而名。江紅聲同。因改字矣。設府建關。控引吳楚。浮橋橫江。以
權舟稅。大舩巨艦。駢闐于此。詔石在其北。酈生所記二仙分憩
之處也。自唐以前。侍虞舜奏樂于此。乃英惠亦有堯山道元
引耆舊之言云。堯行宮。王韶之記。亦謂堯故亭。又曰。父老相傳。

南巡登此。狀則禹跡以前。斯為內地。且金銀輪王治。四天下。唐
虞二聖。豈局步于五嶺乎。以英德之清遠。經歷三峽。即湏陽大
窟中宿也。大窟介二峽之間。趙佗築萬人城。揚僕伐破。彙隕亦
此岸地。然是陸地之要區也。江行之奇。則在湏陽。衛元云。兩岸
傑秀。壁立三虧。天張子壽亦言。姓畫山。霧先秋水。冷石人始開
棧道。建峽山寺于上。縣崖長嘯。江帆蕭瑟。雖詞客尋翫。淹流
忘倦。而亭山剝落。翠秀靡依。以吾卧觀。未為佳勝也。且南州
炎德。艸木恒青。藻麗山川。宜增幽映。而石壁竦仄。執若火燦。丹
皮赭骨。寸莖不附。孰如蒸湘。岳樹蔥蘢。松竹檟柏。陵冬鮮碧。故
過嶺以南。无可瞻悅。但此峽擅名既久。未躋絕壁。江山嘉會。步
步異形。若登臨府視。或當有异。故周夔云。碧瀾之下。寸秋色。
乳枝磬落。松風瑟縮。得此石室。題為難到矣。吳都賦。巨閩禹

揖師習御長風。今老龍河西等船。寔為蠢陋。舟形彭亨。水手粗疏。每下篙竹。喧呼叫跳。足若蹠踣。呀聲慘冽。清旦黃昏。聞者駭悸。兼劫盜肆出人。自危下之三水。乃稍。清曠三水。今縣。漢地志所謂滙水南至四會之地也。滙水自清遠來。曰滙江。牂牁水源流萬里。自肇慶來。曰西江。晉康水自廣寧來。曰綏江。鈞會昆都。故為縣號。綏江之縣。復分二派。同為一川。故昔言四會矣。冬水盡涸。舟楫无利。始以季冬六日。至于廣州。此州寔四宅之南。交。荆州之下。徼。自漢沔。今縣。富有名。往在。他。方。聞。彼。土。人。說。其。物。產。矜。炫。殊。絕。云。甲。天。下。及。躬。覽。風。物。攷。之。圖。志。要。其。土。俗。可。得。而。言。焉。州。為。秦。南。海。郡。地。山。海。經。所。謂。貴。禺。郭。景。純。云。今。番。禺。也。姚。文。式。言。城。東。南。偏。有。水。坑。陵。此。縣。人。名。之。為。番。城。倚。其。上。在。番。山。之。隅。也。城。始。築。自。越。人。公。孫。隔。號。曰。南。

武。楚。威。王。時。有。五。羊。銜。穀。穗。之。瑞。乃。增。築。楚。亭。城。周。十。里。號。五。羊。城。及。任。慕。趙。佗。始。成。都。會。吳。步。騭。又。廓。番。山。之。北。及。宗。築。于。城。甕。城。又。增。兩。翅。以。衛。居。民。明。永。嘉。侯。朱。亮。祖。始。連。三。城。為。一。即。今。省。城。制。也。市。廛。偏。窄。第。宅。堅。狹。街。衢。垢。穢。无。潔。清。之。容。民。言。侏。儻。貪。利。好。奢。自。外。中。國。別。為。風。氣。地。性。蒸。煖。易。生。疾。疫。蚊。蠅。乘。其。昏。運。地。鼠。充。其。毒。食。瘴。癘。風。淫。尤。多。盲。女。昔。人。言。之。詳。矣。烏。夷。裸。糝。詭。服。殊。形。刀。劍。火。槍。縱。橫。于。路。民。无。正。業。習。為。博。盜。白。晝。搜。金。露。刃。連。隊。不。知。其。非。法。也。俗。取。周。興。嗣。千。字。文。列。字。八。十。分。為。一。章。四。分。取。一。任。人。射。覆。凡。出。三。錢。許。射。一。條。由。一。至。百。千。萬。不。限。字。數。全。中。其。利。千。倍。一。錢。之。資。償。以。十。金。國。人。若。狂。夢。想。顛。倒。號。曰。白。鴿。標。此。欽。財。之。巧。術。也。意。錢。擲。骰。割。肉。縣。壺。戒。鈎。掀。牌。皆。供。賭。輸。愚。者。傾。家。知。者。瘦。

神古博徒所未聞也。凡倡女瑩容多樂隱蔽。獨此邦中視同
高貴。或連房比屋。如諸生空舍之制。或聯舟並舫。仿水師行
營之法。卷髮高尾。白足著履。燕支塗頰。上連雙眉。當門坐笑。
任客擇視。家以千計。人以萬數。絃唱撒哈。盡發鳩音。遠游之
人。窈窕之性。入于其間。若挹虎狼。斯寔男女之一厄。手異物恆
產。來自番船。土人所得。甘良亦奇。詭菜必生。辛美必稠。甜若夫
檳榔。酸如蕉子。甘爛。諸重十斤。芥高七尺。君遷小柿。新會大橙。
不含霜雪。多復酸腐。醃撒攪以鹽豉。取蠔菌為奇。南榕樹不
可繫木。絲不可繫。奇器巧制。則故賤。其直水火菽粟。則盡昂。其
價陸生所記。南越之竟。五穀亡味。百花不香者。信非它方之所
取也。冬至初過。桃榮落。餘花生。紅多不辨名。但有其質。了
无其姿。亦何取于長春乎。邦人市海鮮。別為廚館。則有鯊魚。

之翅。海蛇之皮。章舉馬甲。鱖魚。天蠶。鹹蟹。龍蝦。雄鴨。臘鷄。腥
穢于市井。紛錯于樓館者。不可勝計。又俗好燒災。物喜生割。操
刀持叉。千百其徒。乞人持肉食。而浪賓筵。以多殺為豪。婚禮
燒豬。輒列數百。俗无羞恥。取嬖以得女為奇。牀第之私。守宮之
驗。明告六親。誇以為榮。知禮之家。亦復隨俗。亦既覲止。我心則
降。此尤可嘆。嘆者也。通商之夷。何止百種。蟠据城府。教兀大官。
屈心事之。惟恐不歡。况敢設筭。預乎外郡。土客仇殺未已。且不
受官勸。誰能用武。鄉村族冗。多建礮台。縣官催科。動必發兵。幸
而戰勝。思乃納稅。省中錄囚。日屠百人。皆亡辜之窮老。受泉而
代死。子賣其父。如犬羊然。輕命者貨。三綱絕矣。蚤富則為大
豪。夕貧則充盜魁。昔南漢劉鋹。奢僭自雄。樂裸逐之戲。制燒
煮之刑。今久漸皇風。猶為惡俗。若非猛厲。廉正貴士。賤商。先

教禮讓。后禁姪盜。則伊川之野。不百年而為戎乎。尉陀文理以止鬥。陳祖奮武而勤王。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吾鄉游宦士大夫。多懷歸思。亦有強壯无瘴。而天柳生夏凋。翁若冬亡。雖會冥數。誠可悲思也。容兄以昇官。居詔十口飢寒。其妻与妾居比肩。鈞敵呼嫡子為兒。視所生如奴。山農新取南女。以為繼妻。此女矜其華年。輕鄙老夫。動即叫罵。坐必偃蹇。同之南海。使褰裳而去。獨坐夷船。還其母家。雖馮敬通之悍妻。賈公閤之妬嬪。以今方古未足云奇。亦近世之新聞。女史之一鑒也。夫陰教不修。夫妻同過。但責女德。豈足云乎。想鄉聞此。達斯誼也。吾好為遠游。何必樂土。優游自如。身心无患。比讀莊生之文。悟其元旨。知物論生于是非。生死累于形骸。頗欲消搖以化成。虧何覺。哀樂之殊境。離合之異軌。乎惟恐泚子獨處幽息。聊書所經。以為笑噓。

冬寒日輕。春物方妍。起坐眠食。勉當自昏。時復手書。以尉勞勤。
閨運白。

壬子秋答吳董卿書

辭若清揚。未申欵曲。荆沙發軔。涕濕聞驚。幸得逆運。定深危悚。
前得來訊。重荷寵存。作復稽遲。亮昭欵企。殊清水落。峽口多奇。
山水銜知。琴尊多逸。幸甚幸甚。閨運暫游。几因閉戶。息心一事。
亡成。五嶽遼遠。唯有老嬾。以作優游。羣公居得為之地。一籌莫
展。想登廣武。以憶蘇門。高興所期。願以時示。

壬子秋與張文心書

自強不息。老而勛學。每得來書。輒自皇悚。滄海橫流之時。乃有
此山澤耆儒。麻覽古今。如出一轍。老兄當知消息。可授集一傳。
弟為敘之。勝于表章遺佚。足以儆惕凶庸也。但區區老翁。不踰

繩赤求志達道。孔所未見。弟躑躅其間。不願同游。它日儻亦附
名。則寬屈耳。承別示養心方。頗有老態。弟尚不須遵此。人生適
意。安能自養以求生乎。今夏早熱。氣為所敗。及涼。冷遂解。急矣。
頗欲東游。以振之。好自琛頤。預備暢談。

壬子秋致樊、山書

卅年傾叩。一旦披衿。各放光明。互相標榜。人生此樂。天下无雙。
七日九面。已妨人妒。翩然引去。固其宜矣。及至仙宮。飛蓋灑上。
停驂。黯狀有離別之思。忽念生貪痴之戀。金仙著于細軟。泥絮
逐夫春風。誰之咎哉。公所致也。晚浴溫泉。固嫌粉汗。明馳渭驛。
似聽哥聲。九日兼程。遂投華屋。入山三日。徧歷五峰。西岳之奇。
異于恒岱。假難巧似。意不能賅。古无名篇。今何敢作。然韓華告
哀之處。酈杜狀險之詞。及出身經。乃知過實。此行上下。絕不艱

危午詒同行。可以面問。天移節候。地主之施。玉盆未久。蓮花餘
雪。貂狐不御。松檜獻春。夜。月明。峰。霧。棧。恐大雪氣。應陽和
變寒。日行五十。還于客館。然燈始照。遞簡已來。發函循誦。嘉詞
絡繹。他所未論。詩則无馬。假以時日。恐猶難副。何則。昔游祝融。
屈于鄧弼之。曩論華詩。唯推魏承貫。默深廿年攻苦。祇成登岱
一篇。今日驚人。欲出讞眺之上。既難急就。又恐過時。加以大敵
在前。衆人拭目。誠非薄拙。所可自期。唯以郡縣迫促。官差倚馬。
輒寫和一詞。並獄詞一首。聊以報命。明日瞻望茫狀。午詒亦即
端還。面申鄙欵。相見甚易。弼祝珍頤。行篋紙窮。不盡觀縷。

又

口口揭曉。金鑲弥光。既不姑容。遂同歸去。長城自壞。短垣共踰。
華陰昭然。固其宜矣。不俟終日。回首渭濱。當灞橋。乘柳之時。吟

屈子持蘭之句。誠不可以曠達處之也。聞今年曾有復書。竝和拙什。至今未見。企望皇狀。時事可知。不圖至此。或歸與張禹共打詩鐘。伊可懷也。不可限也。聞運樂極悲來。兒女孀嫠。自去臘送竈后。日坐愁城。獨處幽然。殆難堪忍。加以窮乏得我。深山遠親。日食萬泉。一飯斗米。世緣之苦。今乃知之。窮大失居。四方靡騁。思公談燕。更益馳神。幸不与口口爭權。歎可冀。江湘相見。雖違行止。願早相聞。午詒還里后。遂无消息。營莫想在四月。

樊嘉父上南皮夫子第二書

去臘一箋。由再同所轉達。想邀慈鑑。伏讀邸鈔。知我夫子入晉以來。周咨疾苦。將簡循良之吏。以為根本之圖。辟壘廼羸之疾。而進以浸苓。過翳染之人。而遺之米肉。誠无有急于此矣。惟是人才難得。求才于今之仕塗。則尤不易。天下无論何事。皆先誨

者唯利是營。而罔恤廉恥。重以積習相仍。因循不振。過事敷衍。曰宰邑之良。先意承迎。曰逢時之雋。其有位置自高。材器殊異者。非置之閒散。即加以排斥。志氣何自而興。功業何自而出哉。且夫君子用人。當其少也。則用其氣。其壯也。則用其才。與識。及其老也。則用其望而已。此數者用之失當。則各有所絀。養之有方。則兼收其效。何以言之。少年始仕。本質未滿。鼓行而奔。亡所撓屈。然鹵莽之夫。往。有之。及其更事既多。浮情漸戢。事理獲觀。其濫物情。略窮其變。而疇昔盛氣。耗于室索者。十之三。隳于名場者。十之七。事至物來。有不可為而為之。可為而不為者矣。至五十六十。后宦成名立矣。而禍福太明。人情太執。其視天下事。舉不必為。而後世名。亦无足慕。王公憤。伯始中庸。朝廷或以舊人任之。以宿望推之。而得其力者寡矣。夫以氣任事。猶水

明而後嘗試之。邨埽授徒。无不識字者。入五都之市。逐什一之利。无不知九九之數者。至於服官。則不然。以甲科進者。當讀書之時。知有帖括而已。其於世務。懵然也。以軍功捐納進者。知有聲色狗馬之樂。盜財積穀之方而已。政何以平。訟何以理。勿問也。然而質。入仕。為大吏者。亦循資而用之。輪班以委之。是曰牧民之日。為試手之初。大邑大官。不如美錦。此仲氏所以賊夫人。而子產潑嘆于尹何者也。夫平居不立志。臨事不究心。上無激勸攻謀之方。而下惟以妻子財帛為事。是故以之治民。則民殘。以之任事。則事敗。今欲簡拔材雋。當自破除常格始。欲培養人才。當自激發志氣始。欲其競于功名。當自崇氣節尚事功始。欲其以實心行實政。當自祿足以養廉始。今天下之患。在于貧。而吏治之敝。在于庸。貧則其賢者。隸死不澹。而亡暇遠圖。不肖

之浮物。風之駟云也。才者舟之帆楫也。識者車之軌塗也。望者
獸木之有豫章。物之有麟朋也。三者皆乘氣而用。氣不足則雖
有虛名而不獲寔效。今欲使人才日出。士氣日信。亦終无以易
祥前說矣。夫資格限入。賢豪短氣。官場錮于積習。長吏局于成
見。試用碣有年限。委署不過瓜期。隨其班次為銓敘。而才之優
劣不與焉。因其竟況為調劑。而事之治不不問焉。大府以虛文
飾。臚屬吏以謹愿減身。雖極循良。而任滿者民不能留。雖甚庸
懦。而資深者上不能抑。遂使驥駕同皁。蘭艾連莖。何以犇走賢
材。激揚風化哉。今唯舉資格之說。一切破除之。則賢者興而不
能者勸矣。志者氣之達也。志氣者。李問事功之原也。志至而后
氣至。氣至而后事成。事集而后名立。人莫不慕功名。而逞。无
志節者。貨象之也。今天下士貨于學。裝貨于田。商貨于市。官貨

于朝。夫身為士大夫。而日有溝塗之愆。家亡宿菴之糧。誰能忍死。而厲夷憲之節。周孔之道哉。夫官貧由于祿薄。而今所謂官雖薄祿。无从得也。一省之官。浮于缺者數倍。浮于差者亦數倍。侏儒飽則臣朔飢。雞距長則鵬毛短。國家何忍此。什伯闕允之員。而不申二三豪俊之氣哉。今誠嚴加澄汰。明立員限。員与缺不得過一倍。惠与才不必限一科。要取祿足以代叫。而器足以適用。由是寬其小過。責其成功。能者盡其所長。賢者久于其任。使夫一二志節之士。持上官之知我。而敢於有為。恐大賢之薄我。而巖以自守。如是。則經世之才日衆。而剗勁之氣不衰。以之亭毒八表。鞭撻四夷。美哉。始基之矣。祥于夫子。有史遠執鞭之願。无子路不說之時。自侍几席。摘聞緒論。竊嘗鑑人論之臧否。究當世之利病。屬我夫子。致試襍流。疏通仕路。聊復發之如此。

用以證其所得。質其所疑。又以夫子任天下之重。當有高一世之功。望者甚奢。故言之近。瀆唯曲垂神炤。不勝幸甚。

秦右衡與何豹岑書

豹岑足下。亡恙。書至。知鄆郡提學人之中。丞檄樹承之。謂宜速關職。援喻精切。豈當適如蛻者。勤哉。何聽王言。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也。恐玩无已。一日。民立社。彘電翹。車乘招我以弓。怕然不知所以。開吾喙。肖庭方伯。續敦之。聊酬短帛。殊不悉。既英耀禿落。潛附于儉。惠辟鷄之。惜亦陰恃。吾子在彼。為讖述。必能遼緩之。而反推數。且責之深邪。又皇駭已。傳曰。甘詞興于有欲。而滅于悟理。談說行于天解。而息于貪偽。樹之進退。于万物至微。而在身不能无惜。与速大諤于后。何如收輕崖于前。嘿尔息乎。則血誠莫亮。故願與知我者研味之。今非中原橫瀆時。

哉。纓綏茶剝。萬魂靈。哈。民神徬徨。若無天地。自非艸木。其能無
塗肝腦。輸號領之情邪。而禮廢親疎。樂沉河海。子衿流域。闕之
嘆。南衡希清風之謠。思媚春戈。章志貞教。洵所謂魯望高子。不
足喻急者。要議道无恒檢。而人治必有大方。治不能忤時。道不
能忤治。則因以為波靡。三儒八墨。紛綸歲蕤。難癰豕零。迭壇而
帝矣。是非有達詒哉。能自得師者王耳。諤謂宜及此時。博延瑰
懿清茂之士。遠綜奇警商蒐之談。乘寸慮之孤螢。齊洪氣其始
旦。騰千詰而益上。折八瀛以求中。不宜夏掣曳。一二疲朽者。塵
點其間。俾有造之英短氣。雖起孟荀肩之。歎恩亡以厭風聽。况
錄。者。序。樹本乏人用。慕樞高林。剝芟岩椒。會堪伍臺畔之糜
鹿耳。性耆蟲塚。恨歎通曉。餘更何目色。在廣州。擬自劾。不果。去
十月八日抵滬。里少年楊君紹石輩數十人。鵬之旅泰。謂傾蓋

不忍拒也。酒酣耳熱。神昏樹頭。肝膽崩裂。爭王子授余。幾于詔
聲震海浦。踴之不已。語以才難如平。一二年后。當從役鄉校。神
州自我輩事。安得有哀榮。搃石頭孔甯子泊金昌之謬說。結滯
于衿肌哉。而過書舉燭。是生厲階。雖有君命。何其急也。又宿有
惠關。画龍之累。分袴穿郎署。自擯清時。頗詆謀權。感賴大雲。覆
護之。乃無它。及投邊獄。痛心拔齒。勉繫。嗙執鋒氣。固未展時。關
策有訛。賜拒者。輒詒張興世。為何物人。有亡心之句。而我
亡如鼻之口。則矛戟紛紜。間有以手版見築者。不之顧。故復鴉
從耳。今雖鐘簋星移。安知荊州青油。莫下。不更有讞。宣明面目。
片言戾情。齋帥將以長刀。引吾下席。邪。王式狗曲之辱。亦達識
所宜沈吟者乎。仁誼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莖。力之強弱相。慥
則取數之多寡。豈復能一其涂。上馬者土石。薙圍。彈丸。龜極。垣

步方夏。龍搏虎超。喑鳴而青。正橫飛。叱咤而丹浦。不戰。其次或
枕戈蛙蝦之表。或擊楫鯨鯢之海。風云盪激于齒牙。岳瀆翻翔
于股掌。其次紆奇價于綿載。赫徵庸于崇朝。世雄不可量。但使
功濟三才。此生亦復何恨。大直若曲。鴻文无範。恣于川。所謂柳
下惠則可。我則不可者也。若夫褊慧狹衿。顧言名體。如野氏之
歎。歎于千載。士深跋踏于五陵。原平食交糲而叫号。次道噉庭
葉而悶邑。硜之之趣。如或可尋。况樹情事異人。有險數子者邪。
己有短垣而自踰之。四海將以此乘人。貪者易誘。謂非張武之
金。何承天之局子。其誰信之。雖欲与吾子為魚鳥之相。与其如
深移其度者之曠。慶何樹与中丞。亡一日足。所以致此者。非鄭
子陽。憐禦寇之貧。則惑于邦人士忘醜之春。誣飾蚯蚓。冀招神
龍。尔夫橫卷之喻。小人所歎。而君子之所哀。樹之陋。僂髮醜人。

羣悠。見牀頭有數卷書。便相題目。不復計人有衾影事。比歲私署曰無學居士。以旌所耻。自詭更炳燭三十年。或粗料天地之員方。又未識區。者見昇。不忍再抗顏。令内外交喪乎。方今文流蕭瑟。吾子通懷期物。宜以此意相砥。求母輕賊之希臘之雷格穀士。日本之大隈重信。亭。張劭。中材以下。安得以其雌螭。高自比擬。吾子為不知言矣。別紙引孟德斯鳩法意云。君主之官可辭。民主之官不可辭。不可辭者。唯時器足以當之。見朱衣必令史。良堪怪笑。且出處審于己。而右可以求諸世。安援為口實。則鷄鶩皆可鳳翔。誰宜耕汲者。古之人揆其暉。足以康百六之屯晦。濡其迹。足以拔万族之嶮艱。則負鼎者必不干陸連之君。投竿者不期迂軒轡之后。自非介者共伯尚羊乎。共首石戶之麓。其罕細累于滢滢之濱矣。若戶夔高而家莽禹。將何以

為治。澆莫之秋。馳火驟以屋人。宗稷者何限。請一流競之。无術。更以此相駢扇。名教當安寄。方春三月。拊百卉之有樂。唯生民之慄。非智曷悲。各蘊于仁。期有獻焉。斯已矣。仕宦何足言。吾子其猶有蓬之心。序又云。授以公僕。不可辭。則背法理。法學家譏嫌之。適讀沈約書。謂宋世惟王華與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為常。攷湛之言曰。當今宰相何難。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華誦王桀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二子之宅心于尊。指亦殆庶矣。卒之一以奸被誅。一以早死。幸免約誠无行。其論華曰。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鷄持苟廢人存言。或有法學家所未洞者。序我僕痛矣。云何吁矣。於法理為何如也。品式百不一具。羽林孤兒如蜚虹之滿。堊誦孝經亦何易。必不遺螢燭。當備顧詢。以

塞羣賢正旨。餘非所聞。命衰親七十有五。寧容為汗漫游遠之
吳越邪。逆諗在。即會便道申晤。唯珍衛不宣。民秦樹聲再拜白。
康長素荅廖季平書

季平仁兄先生。大劫飛灰。人間何世。醫院卧病。凄苦寂寥。故人
之書。忽來天上。循誦三四。如見神采。軒裳鼓舞。頓令忘憂。叅商
東西。亡繇合併。願言懷思。我勞如何。昔聞執事。說經鏗。見忤
當道。其與僕書三焚。不略同邪。道大不容。與君正堪共笑。且僕
昔以端居暇日。偶讀史記。至河間獻王傳。乃不佞古文諸書。竊
疑而怪之。以太史公之博聞。自謂網羅金匱石室之藏。歛協六
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若有古文之大典。豈有史公而不知。乃
徧攷史記全書。竟亡古文諸經。間著古文二字。行文不類。則謾
由劉歆之竄入。既信史公而知古文之為偽。即信今文之為真。

于是推得春秋。由董何而大明三世之旨。于是孔子之道。四通
六闢焉。惟執事信。今攻古。足為證人。助我張目。道路阻修。亡由
講析。又寡得大作。亡自發明。遥想著書等身。定弘斯道。方今大
教式微。正賴耆舊。有伏生田何者。出而任之。非執事而誰適。臥
病困苦。無由一一吐盡肝膈。且待后日。今謹上中庸注。禮運注。
各一卷。惟乞是正。端啟敬問。興居不盡悽。